

中国戏曲学院编

京剧选编

18

主 编：钮骠 陈国卿

副主编：陈宜玲 张正治 王佩孚

● 三娘教子

● 战太平

● 金水桥

● 林冲夜奔

● 小上坟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编辑凡例

一、编印《京剧选编》的目的，是为了供戏曲艺术院校的剧目教学和各地剧团的排练、演出参考使用；也供读者作为文学剧本阅读。

一、所收剧目，主要是具有教学和演出价值的京剧传统剧本；经过教学与演出实践，有一定影响的移植、改编及创作的优秀剧本，也适当收入。

一、所收剧目，都是根据我院历年来的授课本和社会上流行的演出本进行整理、记谱、校注的。

一、凡有比较重要改动的，均在附注中说明。

一、凡同一剧目有多种流派演法，词句、唱腔各异的，只选较为普遍流行的一种，必要时另作附录。唱腔只附一种流派的主要选段。

一、我们力求以严肃审慎的态度做好这项工作，但人力、能力有限，错误、不妥之处，在所难免，恳切希望各地兄弟院校、演出团体和专家、读者们不吝指正。

中国戏曲学院

目 录

三娘教子.....	1
战太平	67
金水桥.....	115
林冲夜奔.....	177
小上坟.....	201

三娘教子

前 言

京剧《三娘教子》是全部《双官诰》中的一折，为全剧精华所在。故事由《断机记》、《双官诰》传奇及《商辂三元记》杂剧演变而成。

商人薛衍，有妻张氏（大娘）、妾刘氏（二娘）及王春娥（三娘）。刘氏生子名倚哥。薛去开封经商，托友人带银百两回家；友人将银吞昧，制造假棺木，乔装薛衍灵柩，伪称薛死于外地。家人痛惊，命老仆薛保运回灵柩安葬。张、刘二氏先后改嫁，惟有三娘春娥不嫁，每日织纺，与薛保茹苦含辛，誓把倚哥抚养成人。倚哥在学中被同学讥为无母孤儿，负气归家，与春娥哭闹。春娥气怒，刀断机杼，以示决绝。薛保再三劝解，倚哥认错求饶，并立志发奋读书。春娥转怒为喜，母子和好如初。后倚哥得中状元，薛衍也以军功还家，一家团聚。

这个剧本是根据张君秋、马连良先生演出本，经我院蔡英莲老师授课并整理、校注。曲谱由曹宝荣根据何顺信先生伴奏录音记录，耿连军校阅锣鼓。

人 物

王春娥(青衣)

薛倚哥(娃娃生)

薛 保(老生)

〔撒锣，小锣旦上场，王春娥上，至“九龙口”亮相，至正中台口。

王春娥（引）守冰霜，贞节为本，（多多）效孟母^①（多罗）教子成名。（小锣归位，归外场座）

（诗）云雾不知天早晚，

雪深哪晓路高低。

织绢抚孤全孝义，

愿儿金榜把名题。（扎）

我，王春娥。配夫薛衍，他往开封贸易，不幸命丧他乡；多亏薛保搬尸回还。可恨张、刘二贱人，见夫已死，另行改嫁。是我抚养前房一子，要助他成名，每日织纺度日。今早倚哥往南学攻书去了，我不免去到机房织绢便了。（扎多乙，唱【二簧慢板】）

王春娥下机房自思自叹，（站起）

想起了奴的夫好不惨然。（出门，至大边台口）

春娥女好一比失群孤雁，（走圆场，边走边唱）

老薛保好一似浪里舟船。

薛倚儿他好比无弓之箭，

① 孟母——古人孟子之母，她为把孟子培养成才，选择利于孟子学习的邻居，曾三迁其家。

每日里在书房苦读圣贤。(至小边台口)

将身儿来至在机房织绢,(进门,上机座)

等候了我的儿转回家园。(坐,织绢)

薛倚哥 (内白)走哇!(小锣夺头,上,至“九龙口”,唱【二簧三眼】)

有薛倚在学中懒把书念,(至小边台口)

怀抱着圣贤书转回家园。

众学友一个个说长道短,

都道我无亲娘好不惨然。

因此上(边走圆场边唱)回家去与母分辩——

〔薛保暗上,至“九龙口”。

薛 保 (过门中夹白)这般时候不见东人到来,我去探望东人。

(至台中、开门、出门)

薛倚哥 (至小边台口,接唱)

‘又只见老薛保站立在门前。

薛 保 东人回来了。

薛倚哥 回来了,我妈呢?

薛 保 现在机房织绢,来来来,随我前去用饭。

薛倚哥 见过我妈再去用饭。

薛 保 就要来呀!

薛倚哥 我这就来!

薛 保 就要来呀,哈哈哈……

〔扎多乙,起【二簧原板】过门,薛保中场右转身,扶薛倚哥肩“双进门”;薛保关门,上场门下。

薛倚哥 (至小边台口,唱【二簧原板】)

听说是我母亲机房织绢,

走向前见一礼来问娘安。

参见母亲。

王春娥 儿啊,回来了。今日下学为何甚早?(放下梭子)

薛倚哥 先生不在学中,故而甚早。

王春娥 如此拿书来背。

薛倚哥 妈呀,我吃了饭再背吧!

王春娥 背完书再去用饭。

薛倚哥 要背就嚼儿背。

[小锣一击,薛倚哥生气地将书包交给王春娥。

王春娥 脸朝外站。

薛倚哥 脸朝外站。(脸朝外站)

王春娥 背呀!

薛倚哥 妈呀!我忘了书尾了。

王春娥 哦!我儿敢么是要提头么?

薛倚哥 不管书头书尾,您提我一句吧!

王春娥 曾子曰:吾日三省吾身……

薛倚哥 曾子曰:吾日三省吾身……

王春娥 为……

薛倚哥 为……?妈呀,是喂猫啊?还是喂狗啊?

王春娥 噯!为人谋而不忠乎。

薛倚哥 噯,为人谋而不忠乎。(唱小曲)不忠乎,不忠乎,妈妈娘你好糊涂。

王春娥 往下背。

薛倚哥 往下背。

王春娥 叫你往下背!

薛倚哥 叫你往下背!

王春娥 哇！（小锣一击，站起，离座）指望儿在南学攻书，谁知在外贪玩。贪玩不知紧要，岂不误了儿的青春年少，还不与我跪下！

薛倚哥 跪下就跪下。（中场跪下）

王春娥 哎，畜生哪！

薛倚哥 （学舌）畜生哪！

王春娥 （扎多乙，唱【二簧中三眼】）

骂一声小奴才真个烈性，
长成人定是个不孝的畜牲。
小甘罗^① 十二岁当朝一品，
商辂儿^② 中三元至今扬名。
我的儿要用心习学孔圣，
娘好比秦雪梅^③ 不差毫分。

罢！（小锣凤点头，机座上取家法，唱【二簧摇板】）

手持家法将儿来打——

〔王春娥欲打，小锣凤点头，薛倚哥站起，架住王春娥举家法的手。〕

薛倚哥 （接唱）打人家孩儿好不害羞。

妈呀！你生一个打，养一个打，打人家的孩儿好不害

① 甘罗——战国时代楚国人，秦相甘茂之孙。甘罗十二岁做秦相吕不韦的家臣，后因功受封为上卿。

② 商辂——明朝时人，字弘载，曾任兵部、吏部尚书，谨身殿大学士。著有《商文毅疏稿略》、《商文毅公集》。

③ 秦雪梅——隋唐故事戏中人物。秦雪梅未婚夫商林病亡，秦遂不再他嫁，并抚养商林妾所生之子商辂儿。一日，辂儿回家不肯背书，又言雪梅不是自己亲母。雪梅向辂儿讲说夫死守寡养孤情由，辂儿乃悟。

羞,好不害臊!

〔小锣一击,王春娥震惊,家法落地。〕

王春娥 儿呀,这两句话,是哪个教导你的?

薛倚哥 我饭也会吃,书也会念,这样两句话,还不会说吗?

王春娥 哎,话倒是两句好话,可惜儿讲迟了!

薛倚哥 你要不打我,我还不说呢!

王春娥 喂呀!天哪!(哭)

薛倚哥 喂呀,地呀……玩去喽!

〔扎多乙,起【二簧快三眼】过门,在“过门”中薛倚哥拾起地下家法,放在桌上,坐外场椅自玩。〕

王春娥 (唱【二簧快三眼】)

小奴才他一言问住我,

闭口无言王春娥。

哭一声亡故夫在阴曹^①等我,

等候了你妻子同见阎罗^②。

怒气不息在机房闷坐,(上机座)

叹一声不由人珠泪如梭。(坐下,哭)

〔铙钹夺头,薛保上,至“九龙口”亮相。〕

薛保 (边走边唱【二簧原板】)

小东人下学归言必有错,

如不然母子们吵闹为何?

王春娥 喂呀……(铙钹一击)

① 阴曹——迷信说人死后赴阴间,阴间的官府谓“阴曹”或“阴司”。

② 阎罗——梵文“阎魔罗阇”的简译,传说是主管地狱的神,亦称“阎罗王”或“阎王”。

薛 保 （接唱）见三娘发泪啼机房闷坐，

转面来叫一声东人倚哥。

东人！（小锣一击）

薛倚哥 （从外场座至小边台口）薛保，干什么呀？

薛 保 （接唱）你的母教训你非为之错，

为什么把好言当做了恶说，东人哪……（单槌铙

钹一击）

薛倚哥 我家事你少管！（推开薛保，上场门下）

薛 保 （后退几步，叹气）唉！（接唱）

这才是养子不教父之过，

教不严来师之惰。

老薛保进机房（进门）把双膝跪落，三娘啊……

（至中场跪，铙钹夺头，接唱）

问三娘发雷霆却是为何？

王春娥 （接唱）

老薛保你不必苦哀告，

背转身来哭嚎啕。

实指望教训他终身有靠，

又谁知平白地闪跌一跤。

薛 保 （接唱）

劝三娘休得要珠泪垂掉，

老奴言来细听根苗。

千看万看，看东人的年纪小，

望三娘念老东人下世早，只留下这一根苗，

必须要轻打轻责你饶恕他这遭，下次再不饶。

王春娥 （站起接唱）

你道他年记小他的心不小，

说出话来如同钢刀。

自古道人无有千日好，

花开哪有百日娇。

织什么机来把什么子教，

罢！（小锣凤点头，织绢机内取刀。接唱【二簧摇板】）

割断了机头两开交。（八大台，用刀将绢割断）

喂呀……（坐）

薛 保 （大惊！坐地）哎呀！（铙钹乱锤，薛保浑身颤抖，慢起，
铙钹扭丝，唱【二簧散板】）

见三娘（铙钹一击）他把那机头割断，（铙钹凤点头）

吓得我老薛保胆战心寒。（铙钹一击）

走向（铙钹一击）前来（顷才）好言（铙钹哭头）奉劝，

（铙钹扭丝，接唱）

尊一声三主母细听我言。（铙钹一击）

遭不幸老东人在开封命染，

那时节老薛保去搬尸还。（铙钹一击，行弦）

老奴好恨！

王春娥 恨着谁来？

薛 保 三娘！（铙钹凤点头，接唱）

恨只恨张刘二氏把心肠改变，（铙钹一击）

一个个反穿裙另嫁夫男。（铙钹一击，行弦）

我，我好喜呀！

王春娥 喜什么？

薛 保 三娘！（铙钹凤点头，接唱）

喜只喜三主母发下了誓愿，（铙钹一击）

一心心教子男要把名传。(铙钹一击,行弦)

哦,哦我明白了!

王春娥 明白何来呢?

薛 保 (铙钹凤点头,接唱)

莫不是三主母把世厌,(铙钹一击)

要追随老东人同赴黄泉。(铙钹一击)

倘若是你真个寻此短见,

你来看!(铙钹一击)

撇下我老的老,这小的小,挨门乞讨,也要抚养我
家小东人。啊……(铙钹哭头)三娘啊!

王春娥 喂呀……(铙钹凤点头,站起,唱【二簧散板】)

我哭(铙钹一击)哭,哭一声老薛保,

我叫叫叫一声老掌家。(撕边铙钹一击)

小奴才下学归,我叫他拿书来背,

谁想他反对我信口胡云。(铙钹一击)

手持家法未曾打下,

他他他……他倒说,不是他养生的娘亲,难以管旁
人哪。(铙钹一击)啊……(铙钹哭头)老掌家!

薛 保 三娘,老奴明白了。(小锣凤点头,站起,唱【二簧摇板】)

听一言来才知情,

回头埋怨小东人。

〔薛倚哥边玩边上,至小边台口。〕

薛 保 东人,这就是你的不是了!

薛倚哥 哎,你们俩唱了半天,怎么是我的不是了?

薛 保 你下学回来,一言冒犯母亲,就该向前领责才是。

薛倚哥 什么叫领责呀?

薛保 领责就是挨打呀！

薛倚哥 挨打疼不疼？

薛保 挨打焉有不疼的道理！

薛倚哥 那么你替我挨去吧！

〔薛倚哥推开薛保，薛保踉跄，铙钹乱锤。

薛保 (铙钹叫头)哎呀东人哪！去也不去是但凭与你，你将我险些推倒尘埃，倘有不测，看你母子是怎生得了……
(小锣一击)

薛倚哥 薛保你别哭，我去就是了。

薛保 待我教导与你。(右转身桌上取家法，至中场，左手拿家法，右手扶薛倚哥肩)来来来，家法在此，顶在头上，跪在你母亲面前，说道：“孩儿下学回来，一言冒犯母亲，这有家法在此，望母亲高高举起，轻轻落下，打儿一下，如同十下，打儿十下，如同百下，打在儿身，疼在娘心。”你母亲若有爱子之意，一下么？也不打了。

薛倚哥 哟，这么些呀，你给我写个本，我背个冬仁月。

薛保 来不及了。

薛倚哥 又哪儿来不及了。你当我真不会说呀？(薛倚哥接过家法，到中场，薛保回小边台口；薛倚哥欲走又止，转身向薛保)哎！薛保，我妈打我的时候，你可想着拉着点。

薛保 那个自然。(想)嗯，东人，你母亲若问到，莫说我教导与你。

薛倚哥 我知道。(手托家法，跪台中)母亲在上，孩儿下学回来，一言冒犯母亲。现有家法在此，望母亲高高举起，轻轻落下，打儿一下如同十下，打儿十下如同百下，打在儿身疼在娘心。妈呀！您要有爱子之意，一下也不

打我了！

王春娥 儿呀！早有这两句好话，免得为娘生气。

薛倚哥 妈呀！这两句话是我讲的，可不是薛保他（小锣一击，薛倚哥看薛保，薛保暗示薛倚哥不要讲）教给我的。（头顶家法）

薛 保 三娘！（铙钹一击）老奴也跪下了。（跪小边台口，铙钹一击）

王春娥 （站起，右转身，扶椅，多罗，唱【二簧碰板三眼】）

老薛保你莫跪，在一旁立站，（铙钹夺头，走到椅前接唱【二簧原板】）

听主母教训这不孝的儿男。

遭不幸儿的父开封命染，

多亏了老薛保他搬尸回还。

儿亲娘他一见把良心改变，

反穿罗裙另嫁夫男。

为娘我守苦节为的是哪个？

都只为儿年小、他年老，年小无依、年老无靠，

恐怕绝我薛氏的香烟。

罢！（小锣凤点头，唱【二簧摇板】）

手执家法将儿来管——（取薛倚哥头上家法，欲打）

薛倚哥 哎，薛保！

〔铙钹乱锤，薛倚哥忙起，右转身躲在薛保身后；薛保急至台中，右手搂住薛倚哥，左手拦住王春娥家法，与薛倚哥双跪台中。〕

薛 保 （铙钹凤点头，唱【二簧散板】）

薛保向前忙遮拦。

你要打(铙钹一击)将薛保责打几下，

你你你(推开王春娥手中的家法)打我的小东人我
心酸。

〔薛保、薛倚哥同哭。

王春娥 呀！(小锣凤点头，将家法放在织绢机椅上，唱【二簧摇板】)

春娥女一见心好惨，

他主仆的恩义重如山。

走向前来用手搀……

〔王春娥搀起二人，薛倚哥至台中，薛保到小边。

王春娥 儿呀！

薛倚哥 母亲！

王春娥 (小锣凤点头，接唱)

从今后读书莫要贪玩。

薛倚哥 母亲哪！(单键小锣一击，接唱)

母亲今日教训一遍，

从今后读圣贤永不贪玩。

王春娥 好哇！(小锣凤点头，接唱)

只要儿立志把书来念，

薛 保 (接唱)要做高官有何难。

〔王春娥扶薛倚哥双出门。

王春娥 (接唱)但愿得早成名把门庭改换，

〔王春娥与薛倚哥到大边台口。

薛 保 三娘！(小锣凤点头，接唱)

也不枉三主母教子一番。